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

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，隨即到機密房裏，與眾人商議。眾多做公的道：“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，緊靠著梁山泊，都是茫茫蕩蕩，蘆葦水港。若不得大隊官軍，舟船人馬，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？”何濤聽罷，說道：“這一論也是。”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：“原來這石碣村湖泊，正傍著梁山水泊，週圍盡是深港水汊，蘆葦草蕩。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，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。若不起得大隊人馬，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？”府尹道：“既是如此說時，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，點與五百官兵人馬，和你一處去緝捕。”何觀察領了台旨，再回機密房來，喚集這眾多做公的，整選了五百餘人，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。次日，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，與同何觀察兩個，點起五百軍兵同眾多做公的，一齊奔石碣村來。且說晁蓋、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，帶同十數個莊客，來到石碣村，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，各執器械，卻來接應到家。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。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。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。吳用道：“現今李家道口有那‘旱地忽律’朱貴在那裏開酒店，招接四方好漢。但要入夥的，須是先投奔他。我們如今安排了船只，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，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。”

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，只見幾個打魚的來報道：“官軍人馬，飛奔村裏來也！”晁蓋便起身叫道：“這廝們趕來，我等休走！”阮小二道：“不妨！我自對付他。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，小半都搦殺他。”公孫勝道：“休慌！且看貧道的本事！”晁蓋道：“劉唐兄弟，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貨老小裝載船裏，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。我們看些頭勢，隨後便到。”阮小二選兩隻棹船，把娘和老小，家中財貨，都裝下船裏。吳用、劉唐各押著一隻，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，先到李家道口去等。又分付阮小五、阮小七撐駕小船，……如此迎敵。兩個各棹船去了。

且說何濤並捕盜巡檢帶領官兵，漸近石碣村，但見河埠有船，盡數奪了。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裏進發。岸上人馬，船騎相迎，水陸並進。到阮小二家，一齊吶喊，人兵並起，撲將入去，早是一所空房，裏面只有些粗重家火。何濤道：“且去擊斃家附近漁戶。”問時，說道：“他的兩個兄弟——阮小五、阮小七——都在湖泊裏住，非船不能去。”何濤與巡檢商議道：“這湖泊裏港汊又多，路徑甚雜，抑且水蕩坡塘，不知深淺，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，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。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，一發都下船裏去。”當時捕盜巡檢並何觀察，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。

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，也有撐的，亦有搖的，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。行不到五六裏水面，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。眾人且住了船聽時，那歌道：打魚一世蓼兒注，不種青苗不種麻。酷吏賊官都殺盡，忠心報答趙官家。

何觀察並眾人聽了，盡喫一驚。只見遠遠地一個人，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。有認得的指道：“這個便是阮小五。”何濤把手一招，眾人並力向前，各執器械挺著迎將去。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：“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，直如此大膽！敢來引老爺做甚麼！卻不是來捋虎鬚！”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一齊放箭。阮小五見放箭來，拏著樺楸，翻筋斗鑽下水裏去。眾人趕到跟前，掣個空。

又行不到兩條港汊，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唿哨，眾人把船擺開，見前面兩個人棹著一隻船來。船頭上立著一個人，頭戴青笠笠，身披綠蓑衣，手裏擦著條筆管鎗，口裏也唱著道：老爺生長石碣村，稟性生來要殺人。先斬何濤巡檢首，京師獻與趙王君。

何觀察並眾人聽了，又喫一驚。一齊看時，前面那個人擦著鎗，唱著歌，背後這個搖著橈。有認得的說道：“這個正是阮小七。”何濤喝道：“眾人並力向前，先拿住這個賊！休教走了！”阮小七聽得笑道：“潑賊！”便把鎗只一點，那船便使轉來，望小港裏串著走。眾人發著喊，趕將去。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，飛也似搖著橈，口裏打著唿哨，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。

眾官兵趕來趕去，看見那水港窄狹了，何濤道：“且住！把船且泊了，都傍岸邊。”上岸看時，只見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，正不見一些早路。何濤心內疑惑，卻商議不定，便問那當村住的人。說道：“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，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。”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，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，去前面探路。去了兩個時辰有餘，不見回報。何濤道：“這廝們好不了事！”再差五個做公的，又划兩隻船去探路。這幾個做公的，划了兩隻船，又去了一個多時辰，並不見些回報。何濤道：“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，四清六活的人，卻怎地也不曉事，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？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，人人亦不知顛倒！”

天色又看看晚了，何濤思想：“在此不著邊際，怎生奈何！我須用自去走一遭。”揀一隻疾快小船，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，各拿了器械，槩起五六把樺楸，何濤坐在船頭上，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。

那時已是日沒沉西，划得船開，約行了五六里水面，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，提著把鋤頭走將來。何濤問道：“兀那漢子，你是甚人？這裏是甚麼去處？”那人應道：“我是這村裏莊家。這裏喚做‘斷頭溝’，沒路了。”何濤道：“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來捉阮小五的？”何濤道：“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？”那人道：“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。”何濤道：“離這裏還有多少路？”那人道：“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。”何濤聽得，便叫攏船，前去接應。便差兩個做公的，拿了橈又上岸來。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，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，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。何濤見了喫一驚，急跳起身來時，卻待奔上岸，只見那隻船忽地搶將開去，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，把何濤兩腿只一扯，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。那幾個船裏的卻待要走，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，一鋤頭一個，排頭打下去，腦漿也打出來。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，就解下他的搭膊來網了。看水底下這人，卻是阮小七。岸上提鋤頭的那漢，便是阮小二。

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：“老爺弟兄三個，從來只愛殺人放火。量你這廝，直得甚麼！你如何大膽，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！”何濤道：“好漢！小人奉命差遣，蓋不由己。小人怎敢大膽，要來捉好漢？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，無人養贍，望乞饒恕性命則個！”阮家弟兄道：“且把他來網做個粽子，撇在船艙裏。”把那幾個屍首，都擯去水裏去了。個個胡哨一聲，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，都上了船。阮小二、阮小七各駕一隻船出來。

且說這捕盜巡檢，領著官兵，都在那船裏說道：“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，自去探路，也去了許多時，不見回來。”那時正是初更左右，星光滿天。眾人都船上歌涼。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，但見：

飛沙走石，捲水搖天。黑漫漫堆起烏雲，昏鄧鄧催來急雨。傾翻荷葉，滿波心翠蓋交加；擺動蘆花，繞湖面白旗繚亂。吹折崑崙山頂樹，喚醒東海老龍君。

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，吹得眾人掩面大驚，只叫得苦，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。正沒擺布處，只聽得後面胡哨響。迎著風看時，只見蘆花側畔，射出一派火光來。眾人道：“今番卻休了！”那大船小船，約有四五十隻，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，捉摸不住，那火光卻早來到面前。原來都是一叢小船，兩隻價幫住，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，刮刮雜雜燒著，乘著順風直沖將來。那四五十隻官船，屯塞做一塊，港汊又狹，又沒迴避處。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，卻被他火船推來，鑽在大船隊裏一燒。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，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，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，又沒早路。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，也燒將起來。那捕盜官兵，兩頭沒處走。風又緊，火又猛，眾官兵只得鑽去，都奔爛泥裏立地。

火光叢中，只見一隻小快船，船尾上一個搖著橈，船頭上坐著一個先生，手裏明晃晃地拿著一口寶劍，口裏喝道：“休教走了一個！”眾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。說猶未了，只見蘆葦東岸，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，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。這邊蘆葦西岸，又是兩個人，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，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鉤走來。東西兩岸，四個好漢並這夥人，一齊動手，排頭兒攔將來。無移時，把許多官兵都搦死在爛泥裏。

東岸兩個是晁蓋、阮小五；西岸兩個是阮小二、阮小七；船上那個先生，便是祭風的公孫勝。五位好漢，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

家，把這夥官兵都擄死在蘆葦蕩裏。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，細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。阮小二提將上岸來，指著罵道：“你這廝，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！我本待把你碎尸萬段，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：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，東溪村‘天王晁蓋’，都不是好撩撥的！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，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！倘或正眼兒覷著，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，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，便是蔡京親自來時，我也擄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。俺們放你回去，休得再來！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，教他休要討死！這裏沒大路，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。”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，直送他到大路口，喝道：“這裏一直去，便有尋路處。別的都殺了，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，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！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！”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，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，鮮血淋漓。插了刀，解了搭膊，放上岸去。詩曰：官兵盡付斷頭溝，要放何濤不便休。留著耳朵聽說話，旋將驢耳代驢頭。

何濤得了性命，自尋路回濟州去了。

且說晁蓋、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，並十數個打魚的，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，離了石碣村湖泊，逕投李家道口來。到得那裏，相尋著吳用、劉唐船隻，合做一處。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，晁蓋備細說了。吳用眾人大喜。整頓船隻齊了，一同來到“旱地忽律”朱貴酒店裏來相投。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人夥，慌忙迎接。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，大喜。逐一都相見了，請入廳上坐定，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，管待眾人。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，搭上一枝響箭，望著那對港蘆葦中射去。響箭到處，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。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，備細寫眾豪傑入夥姓名人數，先付與小嘍囉遞了，教去寨裏報知；一面又殺羊管待眾好漢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朱貴喚一隻大船，請眾多好漢下船，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，一齊望山寨裏來。行了多時，早來到一處水口，只聽的岸上鼓鑼鑼鳴。晁蓋看時，只見七八個小嘍囉，划出四隻哨船來，見了朱貴，都聲了喏，自依舊先去了。

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，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。又見數十個小嘍囉，下山來接引到關上。王倫領著一班頭領，出關迎接。晁蓋等慌忙施禮。王倫答禮道：“小可王倫，久聞‘晁天王’大名，如雷灌耳。今日且喜光臨草寨。”晁蓋道：“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，甚是粗鹵。今日事在藏拙，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，不棄幸甚。”王倫道：“休如此說，且請到小寨，再有計議。”一行從人，都跟著兩個頭領上山來。到得大寨聚義廳上，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。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。王倫與眾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。一個個都講禮罷，分賓主對席坐下。王倫喚階下眾小頭目聲喏已畢，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，關下另有客館安歇。詩曰：人夥分明是一群，相留意氣便須親。如何待彼為賓客，只恐身難作主人。

且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、十個羊、五個豬，大吹大擂筵席。眾頭領飲酒中間，晁蓋把胸中之事，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眾位。王倫聽罷，駭然了半晌，心內躊躇，做聲不得，自己沉吟，虛應答筵宴。至晚席散，眾頭領送晁蓋等眾人關下客館內安歇，自有來的人伏侍。

晁蓋心中歡喜，對吳用等六人說道：“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，那裏去安身？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，我等皆已失所，此恩不可忘報！”吳用只是冷笑。晁蓋道：“先生何故只是冷笑？有事可以通知。”吳用道：“兄長性直，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？兄長不看他的心，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。”晁蓋道：“觀他顏色怎地？”吳用道：“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，倒有交情；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，放了何濤，‘阮氏三雄’如此豪傑，他便有些顏色變了。雖是口中應答，動靜規模，心裏好生不然。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，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。杜遷、宋萬這兩個自是粗鹵的人，待客之事，如何省得？只有林冲那人，原是京師禁軍教頭，大郡的人，諸事曉得；今不得已，坐了第四位。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，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，頻頻把眼瞅這王倫，心內自己躊躇。我看這人，倒有顧盼之心，只是不得已。小生略放片言，教他本寨自相火併。”晁蓋道：“全仗先生妙策良謀，可以容身。”當夜七人安歇了。

次早天明，只見人報道：“林教頭相訪。”吳用便對晁蓋道：“這人來相探，中俺計了。”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，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。吳用向前稱謝道：“夜來重蒙恩賜，拜擾不當。”林冲道：“小可有失恭敬。雖有奉承之心，奈緣不在其位，望乞恕罪。”吳學究道：“我等雖是不才，非為草木，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，顧盼之意，感恩不淺。”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，林冲那裏肯，推晁蓋上首坐了，林冲便在下首坐定。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。晁蓋道：“久聞教頭大名，不想今日得會。”林冲道：“小人舊在東京時，與朋友交有禮節，不曾有誤。雖然今日能夠得見尊顏，不得遂平生之願，特地逕來陪話。”晁蓋稱謝道：“深感厚意。”

吳用便問道：“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，十分豪傑，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，致被陷害。後聞在滄州，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，又是他的計策。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？”林冲道：“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，但提起，毛髮直立，又不能報得此仇！來此容身，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。”吳用道：“柴大官人，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‘小旋風’柴進的麼？”林冲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晁蓋道：“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疏財，接納四方豪傑，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如何能夠會他一面也好。”

吳用又對林冲道：“據這柴大官人，名聞寰海，聲播天下的人，教頭若非武藝超群，他如何肯薦上山？非是吳用過稱，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。此天下之公論，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。”林冲道：“承先生高談，只因小可犯下大罪，投奔柴大官人，非他不留林冲，誠恐負累他不便，自願上山。不想今日去住無門！非在位次低微，且王倫只心術不定，語言不准，難以相聚。”吳用道：“王頭領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如何心地倒恁窄狹？”林冲道：“今日山寨，天幸得眾多豪傑到此，相扶相助，似錦上添花，如旱苗得雨。此人只懷妒賢嫉能之心，但恐眾豪傑勢力相壓。夜來因見兄長所說眾位殺死官兵一節，他便有些不然，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，以此請眾豪傑來關下安歇。”吳用便道：“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，我等休要待他發付，自投別處去便了。”林冲道：“眾豪傑休生見外之心，林冲自有分安歇。小可只恐眾豪傑生退去之意，特來早早說知。今日看他如何相待。若這廝語言有理，不似昨日，萬事罷論；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，盡在林冲身上。”晁蓋道：“頭領如此錯愛，俺兄弟皆感厚恩。”吳用便道：“頭領為我弟兄面上，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。若是可容即容，不可容時，小生等登時告退。”林冲道：“先生差矣！古人有言：‘惺惺惜惺惺，好漢惜好漢。’量這一個潑男女，醜賸畜生，終作何用！眾豪傑且請寬心。”林冲起身別了眾人，說道：“少間相會。”眾人相送出來，林冲自上山去了。正是：

如何此處不留人，休言自有留人處。

應留人者怕人留，身苦難留留客住。

當日沒多時，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，說道：“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眾好漢，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。”晁蓋道：“上覆頭領，少間便到。”小嘍囉去了。

晁蓋問吳用道：“先生，此一會如何？”吳學究笑道：“兄長放心，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。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。他若有些心懶，小生憑著三寸不爛之舌，不由他不火併。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，只看小生把手來擦鬚為號，兄長便可協力。”晁蓋等眾人暗喜。

辰牌已後，三四次人來催請。晁蓋和眾頭領身邊各各帶了器械，暗藏在身上，結束得端正，卻來赴席。只見宋萬親自騎馬，又來相請，小嘍囉抬過七乘山轎，七個人都上轎子，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。到的山南看時，端的景物非常。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，王倫、杜遷、林冲、朱貴都出來相接，邀請到那水亭子上，分賓主坐定。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，但見：

四面水簾高捲，週迴花壓朱欄。滿目香風，萬朵芙蓉鋪綠水；迎眸翠色，千枝荷葉繞芳塘。華簷外陰陰柳影，鎖窗前細細松聲。江山秀氣滿亭臺，豪傑一群來聚會。

當下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、宋萬、林冲、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；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坐在右邊客席。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。酒至數巡，食供兩次，晁蓋和王倫盤話。但提起聚義一事，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。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，只

見林冲側坐交椅上，把眼瞅王倫身上。看看飲酒至午後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。

三四個人去不多時，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，裏放著五錠大銀。王倫便起身把盞，對晁蓋說道：“感蒙眾豪傑到此聚義，只恨敝山小寨，是一注之水，如何安得許多真龍？聊備些小薄禮，萬望笑留，煩投大寨歇馬，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。”晁蓋道：“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，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，若是不能相容，我等眾人自行告退。重蒙所賜白金，決不敢領。非敢自誇豐富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。速請納回厚禮，只此告別。”王倫道：“何故推卻？非是敝山不納眾位豪傑，奈緣只為糧少房稀，恐日後誤了足下，眾位面皮不好，因此不敢相留。”

說言未了，只見林冲雙眉剔起，兩眼圓睜，坐在交椅上大喝道：“你前番我上山來時，也推道糧少房稀。今日晁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，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，是何道理？”吳用便說道：“頭領息怒。自是我等來的不是，倒壞了你山寨情分。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，送與盤纏，又不曾熱趕將去。請頭領息怒，我等自去罷休。”林冲道：“這是笑裏藏刀，言清行濁的人！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！”王倫喝道：“你看這畜生！又不醉了，倒把言語來傷觸我，卻不是反失上下！”林冲大怒道：“量你是個落第窮儒，胸中又沒文學，怎做得山寨之主！”吳用便道：“晁兄，只因我等上山相投，反壞了頭領面皮。只今辦了船只，便當告退。”

晁蓋等七人便起身，要下亭子。王倫留道：“且請席終了去。”林冲把桌子只一脚，踢在一邊，搶起身來，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，搯的火雜雜。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，晁蓋、劉唐便上亭子來，虛攔住王倫叫道：“不要火併！”吳用一手扯住林冲，便道：“頭領不可造次！”公孫勝假意勸道：“休為我等壞了大義。”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，阮小五便幫住宋萬，阮小七幫住朱貴，嚇得小喽囉們目瞪口呆。

林冲拿住王倫罵道：“你是一個村野窮儒，虧了杜遷得到這裏。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，賙給盤纏，與你相交；舉薦我來，尚且許多推卻。今日眾豪傑特來相聚，又要發付他下山去。這梁山泊便是你的！你這嫉賢妒能的賊，不殺了，要你何用！你也無大量大才，也做不得山寨之主！”杜遷、宋萬、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，被這幾個緊緊幫著，那裏敢動？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，卻被晁蓋、劉唐兩個攔住。王倫見頭勢不好，口裏叫道：“我的心腹都在那裏？”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，本待要來救，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，誰敢向前。林冲即時拿住王倫，又罵了一頓，去心窩裏只一刀，脰察地搯倒在亭上。可憐王倫做了多年寨主，今日死在林冲之手，正應古人言：“量大福也大，機深禍亦深。”有詩為證：獨據梁山志可羞，嫉賢傲士少寬柔。只將寨主為身有，卻把群英作寇讎。酒席歡時生殺氣，盃盤響處落人頭。胸懷褊狹真堪恨，不肯留賢命不留。

晁蓋見殺了王倫，各掣刀在手。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，提在手裏，嚇得那杜遷、宋萬、朱貴都跪下說道：“願隨哥哥執鞭墜鐙！”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。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，便納林冲坐地，叫道：“如有不伏者，將王倫為例！今日扶林教頭為山寨之主。”林冲大叫道：“先生差矣！我今日只為眾豪傑義氣為重上頭，火併了這不仁之賊，實無心要謀此位。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，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？若欲相逼，寧死而已！弟有片言，不知眾位肯依我麼？”眾人道：“頭領所言，誰敢不依？願聞其言。”

林冲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斷金亭上，招多少斷金之人；聚義廳前，開幾番聚義之會。正是：

替天行道入將至，仗義疏財漢便來。

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